



## 那束绿色的光是春天

■刘士师

父亲承认自己老了,是最近一两年的事。

衰老像一根丝线,在岁月的牵绊下,将父亲一点点缠绕。最终,父亲成了它的手下败将,变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带着几分无奈,父亲先是放弃了骑电动车,后来又放弃了骑自行车。自从眼睛患上黄斑病变的毛病,父亲连坐公交车都免了,越来越“习惯”宅在家里,对外面的世界渐渐失去了兴趣。

春节过后,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,窗外的迎春花都开了,父亲依然活在生命的冬天里,心里满是萧瑟。

周末,天气晴好。我想带父

亲出门走走,感受一下室外的春光。然后,在陌生的土地上,生根,发芽。也许,对一枚种子而言,生长,蜕变,长成一株草,或者一朵花,或者一棵参天大树,才是它的使命。然而,我非草木,也不是只为了奔赴远方的种子,在我心里,也始终无法忘却那片曾经滋养我成长的土壤。

儿时,不知何谓乡愁,只觉得它离我尚远,我甚至曾一度天真认为自己绝对不会远离这片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。可某一天,真的就这么远了,悄悄地远了。

在他乡生活的日子,关于家、关于故乡——这个既微小又宏大的概念在心里渐渐清晰。它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,无论我走到哪里,它总是紧紧地牵引着我的心。

故乡的春天,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。柳树吐出嫩绿的新芽,桃花、梨花竞相开放,刚种下的秧苗,一片嫩绿。清早,大人们赶往农田,而我们则背着书包赶往学校。走在窄窄的山路上,微风里面吹来,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气息。行走山路中,听着枝头的鸟儿欢歌笑语,元气与活力渐渐被唤醒。

夏天,农田,原野,山坡,一片葱茏模样。翠绿的麦田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一眼看过去,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。树上,蝉鸣不断,池塘畔,蛙声一片。我还记得,每当夜晚来临时,我们一家人会坐在院子里,轻轻摇着蒲扇,听着长辈讲述着那些庄稼与乡村的故事。等到月登东山,星星挂满天边,一家人手捧西瓜,在树

下纳凉。仲夏苦夜短,唯有草窠里的纺织娘的声音,悠长又悠长。

到了秋天,乡村人家又投入了一种忙碌中。稻田里金黄色的稻穗低垂,高粱擎穗儿,地瓜、土豆悄悄成熟。果园里,苹果、梨子挂满枝头,散发着诱人的甜香味道。目之所及,全是一片丰收的景象。树木也在蜕变,身上拼了件金色的衣裳,树叶开始变黄,花朵开始飘零。忙碌过后,秋天似乎又安静了下来,空气中,多了一种冷清,此后,深秋露水寒。

冬天里,村庄变得静谧。白雪覆盖了田野,屋檐上挂着晶莹的冰凌,房前屋后的树木,叶子早已凋零,只剩下棱角分明的枝杈,孤零零地擎在半空。农人在冬天,又稍微清闲下来,在屋顶忙活一些琐碎的活儿。那时,我们总会期待着第一场雪的到来,期待雪花纷纷将世界一点点地染白,然后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柴屋,烤火,看雪,好不惬意。

有些东西,阔别故乡后,渐渐被挖掘,比如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阴晴圆缺,一个人独自成长。行走了远方,增长了的不止年岁,还有踏遍山河的阅历与心智。行走他乡时,当然还是会想起故乡,想念故乡原野上升起来的一轮小小的月亮,一缕淡淡的炊烟。

其实,我心里是知道的,无论身处何方,心中都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。我们抵达的陌生的地方,对别人来说,也许就是最亲的故乡,我们当初离开的地方,也许正是别人羡慕的彼方。心中有家在,行走远方时也就多了一份坚实的依靠。心安处,即是家。

自己,枝头上的花瓣蓬勃勃勃,绽开春天里的一抹娇艳……

沿着花园里的小径,我和父亲边走边聊,我把春天里的一草一木绘声绘色讲给父亲听。每到一处新景致,我故意放慢脚步,想让父亲把春天的点点滴滴装进心里,一同带回家。在我的搀扶下,父亲像个懂事的孩子,一路走走停停。后来,父亲走累了,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休息。

陪在父亲身边,我和父亲一起回忆着往事——小时候,父亲在外地工作,经常不能回家。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,父亲只能把春天写进一封封家书里,从远方寄回故乡,寄到母亲手

上。那时的父亲还年轻,为了家庭,独自在外打拼。每当春天来临,父亲便看到了新的希望,整个人也会干劲十足,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多少年来,时间从未停下飞驰的脚步,每到草长莺飞的季节,春天都会如期而至,只是父亲渐渐从人生的春天走到了冬天……

枝头传来几声鸟叫,清脆、明亮、婉转,带着春天特有的节奏和律动。循着鸟的欢叫声,父亲下意识地抬头望了望高远的天空。父亲的眼睛有了光彩,我确信父亲看不到那只鸟,但那只鸟的叫声带动了父亲的情绪。一缕微风徐徐吹

来,吹开了父亲脸上的皱纹,父亲坐在暖洋洋的春光里,用心感受着春的气息,人渐渐变得放松、舒展。父亲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他喜欢的京剧唱段,光听声音根本不像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。那时,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生龙活虎般的父亲,奔跑着,一路向前,唱响自己生命的春天。

回去的路上,我牵着父亲的手,走在一派勃勃生机中,父亲的步伐明显变得稳健。父亲说他眼前总闪着一束光,恍惚觉得是绿色的。

我跟父亲说,没错,那束绿色的光,是春天。

### 诗歌

#### 时光驿站(外四首)

■陈其旭

时光为每个生命设立驿站  
贩夫走卒,帝王高官都是过客  
豪气干云的人,守护一方安宁  
故纸堆里,不知白了少年头  
翅膀插上黄金,别太高兴  
天空从来不让欲望高飞  
也有呼月对影的诗仙  
将大唐的孤寂沁入风雅浪漫  
回望处,懂你的红袖,伫立楼台  
一杯薄酒,乱入诗词曲赋  
耽于微信的人,不信夜半添香  
掌声响起,有人信马由缰  
一日看遍长安花,被道忘角落  
也不抱怨凡胎如米小,每个生命  
时光驿站都会借给一个名字  
有人镌刻了光,有人扬起一点尘

#### 岁月藏起的刀

你一直不相信,岁月藏起的刀  
会被风背着,没长翅膀  
却会飞,追赶着每条白发、皱纹  
再给踉跄送上热情的切割

蓓蕾撑起春天的伞,成长的路上  
你不知,它天天秘密尾随  
雕刻着你的每一步,它的吝啬  
今天给予果子,明天就收缴了花

岁月藏起的刀,有无形的精准  
面目模糊的人,已不再修剃  
当一首老歌钓起沧海,你的桑田  
已有人撒网,还有人出航

#### 不肯下船的青春

红灯一盏盖接一盏  
点亮,像中年的心事  
炽热而不晃眼  
你踏着二沙岛夜色而来

音乐喷泉触摸乡情  
触摸同桌的你  
自信,让好多人叫你老总  
可我,一眼就想起你的青涩  
与梦中还会旋转的酒窝

珠江游船一晃而过  
你不知道青春也是隐身乘客  
她留下的功名、财富  
没有童年的城市  
你都一一拾取  
回头仍想一起赏月  
她已不挥手,也不肯下船

#### 岁月

洗头妹换了一茬又一茬  
认识剃头师傅时  
他正在热恋  
鬓角开始发白  
女儿已大学毕业  
他说,你常舞文弄墨  
人淡如菊,青春还在脸上  
心里高兴,正想笑  
却听头上的白发尖叫  
我已染了好几截

#### 青春

烟雨中的三月  
遥望婀娜的她,很美  
奔到她的跟前时  
骄阳正暴晒她的影子  
来不及再细看一眼  
岁月已把她拽进深秋

## 故乡与他乡

■管淑平

离开故乡,就像一颗孤零零的弱小的种子,被风一吹,匆匆地飘向了没有目的地的远方。然后,在陌生的土地上,生根,发芽。也许,对一枚种子而言,生长,蜕变,长成一株草,或者一朵花,或者一棵参天大树,才是它的使命。然而,我非草木,也不是只为了奔赴远方的种子,在我心里,也始终无法忘却那片曾经滋养我成长的土壤。

儿时,不知何谓乡愁,只觉得它离我尚远,我甚至曾一度天真认为自己绝对不会远离这片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。可某一天,真的就这么远了,悄悄地远了。

在他乡生活的日子,关于家、关于故乡——这个既微小又宏大的概念在心里渐渐清晰。它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,无论我走到哪里,它总是紧紧地牵引着我的心。

故乡的春天,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。柳树吐出嫩绿的新芽,桃花、梨花竞相开放,刚种下的秧苗,一片嫩绿。清早,大人们赶往农田,而我们则背着书包赶往学校。走在窄窄的山路上,微风里面吹来,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气息。行走山路中,听着枝头的鸟儿欢歌笑语,元气与活力渐渐被唤醒。

夏天,农田,原野,山坡,一片葱茏模样。翠绿的麦田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一眼看过去,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。树上,蝉鸣不断,池塘畔,蛙声一片。我还记得,每当夜晚来临时,我们一家人会坐在院子里,轻轻摇着蒲扇,听着长辈讲述着那些庄稼与乡村的故事。等到月登东山,星星挂满天边,一家人手捧西瓜,在树

下纳凉。仲夏苦夜短,唯有草窠里的纺织娘的声音,悠长又悠长。

到了秋天,乡村人家又投入了一种忙碌中。稻田里金黄色的稻穗低垂,高粱擎穗儿,地瓜、土豆悄悄成熟。果园里,苹果、梨子挂满枝头,散发着诱人的甜香味道。目之所及,全是一片丰收的景象。树木也在蜕变,身上拼了件金色的衣裳,树叶开始变黄,花朵开始飘零。忙碌过后,秋天似乎又安静了下来,空气中,多了一种冷清,此后,深秋露水寒。

冬天里,村庄变得静谧。白雪覆盖了田野,屋檐上挂着晶莹的冰凌,房前屋后的树木,叶子早已凋零,只剩下棱角分明的枝杈,孤零零地擎在半空。农人在冬天,又稍微清闲下来,在屋顶忙活一些琐碎的活儿。那时,我们总会期待着第一场雪的到来,期待雪花纷纷将世界一点点地染白,然后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柴屋,烤火,看雪,好不惬意。

有些东西,阔别故乡后,渐渐被挖掘,比如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阴晴圆缺,一个人独自成长。行走了远方,增长了的不止年岁,还有踏遍山河的阅历与心智。行走他乡时,当然还是会想起故乡,想念故乡原野上升起来的一轮小小的月亮,一缕淡淡的炊烟。

其实,我心里是知道的,无论身处何方,心中都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。我们抵达的陌生的地方,对别人来说,也许就是最亲的故乡,我们当初离开的地方,也许正是别人羡慕的彼方。心中有家在,行走远方时也就多了一份坚实的依靠。心安处,即是家。

## 故乡是个形容词

■马亚伟

每次回到老家,我都会带着丈夫和孩子在村庄里转一转,寻找一下我小时候的生活痕迹。

“瞧,这棵大树大不大?我小时候它就在这里了,我们夏天都在树下乘凉,特别凉快!”“看,这里原来是村里的小学。我当时学校北墙边有很多灌木,能结出好多果子,我们偷偷摘着吃,特别好吃!”“看到那片树林了吧?是我们的儿童乐园,我们放假了都去那里玩,特别有趣!”……丈夫笑着说:“你呀,把对故乡的感情升级到‘特别’的程度了。”

我这才发觉自己刚才用了那么多的形容词,而且都加了“特别”。往事经年,故乡依旧,岁月已经把故乡浓缩成一个个生动的形容词。而且这些形容词,如同英语里的形容词属性一样,在不断升级,直到升为“最高级”。我想每个把故乡放在心中的人,大概都有这种心理。故乡在我们的心目中,有太多的“人生之最”。最美丽的风景,最好吃的饭菜,最有趣的童年,最真挚的朋友,最温暖的故事,最幸福的回忆……故乡留给我们的印记,深刻而清晰,无论经历多少岁月的冲

刷,那些印记都无法抹去,反而愈发深刻清晰。

那次我回乡,拐过小胡同,迎面看到李婶家的一墙丝瓜。绿墙间有明黄的花朵闪着光彩,还有一条条丝瓜悬垂着。年年岁岁,绿墙如旧,似乎从未曾改变过什么。与这墙丝瓜相逢的那一刻,我忽然间有些恍惚,仿佛一下逃回了童年,多年在外辗转漂泊的岁月只是大梦一场,故乡的岁月才是真实的。我脑海中闪过曾经的记忆,有种“归来依旧是少年”的感觉。心底泛过丝丝柔情,我觉得自己要融化在那种朦胧美丽的色调之中了。我沉浸在平静温馨的氛围之中,沉浸在缓慢古朴的旋律之中,特别温情,特别美好,特别幸福。

故乡这个形容词,把游子心中那缕惦念和乡愁抒写得淋漓尽致。

有人说,故乡是用来怀念的,一旦回到故乡,感觉就不那么对味了,所以很多人都有“多年离家已是客”的感慨。不过我不这样认为,我每次回到故乡,都喜欢在故乡的小街、田野、树林、堤畔走一走,对故乡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回

忆。故乡的纵线和横线,交织成一张回忆之网。我游走其间,如同一只自由灵动的蜘蛛,编织着一份只属于自己的美好。记忆由点带面,很多复苏的往事就像春回的草地,重新生机勃勃起来。这种感觉,你如果不曾体验过,真是一种遗憾。穿行在故乡,重拾最温暖最美好的记忆。

故乡是个形容词,这个字眼在岁月中升华了。拥有这样一份美好的回忆,我们就有了征战世界的勇气和力量。即使我们的脚步抵达了天涯海角,故乡也会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。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,故乡浓缩着一个人生命之初的种种体验。那些体验,烙印于我们的身体和心灵,成为我们认识和探索这个世界的源头活水。我们沿着心愿的指引,走得越来越远,可却把最真挚最淳朴的情感留在了原地,留在了故乡。每个人与故乡,其实已经在内心深处签订了某种契约。山和水不能彼此遗忘,日与月不能毫无关联,游子与故乡无法割断。

故乡是个形容词,这两个字一出来,游子心中最炽烈的情感就出来了。

故乡是个形容词,这两个字一出来,游子心中最炽烈的情感就出来了。



# 安全是一种责任 为己为家为他人

